

從唐寅的際遇來看他的詩書畫

江兆申

一

十七年前，在偶然的動機下，開始了對唐寅的研究。當時我的設想，是在可能的情況之中，要求瞭解畫家的作品，必需將畫家作品分期，進一步來瞭解每一段期間的變化。因此畫家的環境、師友與交遊，都在搜集資料的範圍之內。由於比較細節性的問題，應當在畫家著作中來瞭解，所以涉及了唐寅的詩文；而款書的書法，在國內鑒賞家商量真偽之時，也佔了很重的份量，所以又涉及了唐寅的書法。最後歸結成唐寅的年譜，因為這種種的牽連，所以「關於唐寅的研究」一書，分成了唐寅的身世、師友與遭遇、遊踪與詩文、書畫、年譜等五個章節。那時，故宮書畫研究展出部門，一共祇有三個人，因此寫作也祇有在晚間進行；而拈起唐寅的話題時，我參與故宮工作祇有兩年，在時間與經驗交相不足的情況下，錯誤是很難避免的。

在訂定年譜時，比較突出的地方有：

弘治六年癸亥（一四九三）深秋，唐寅二十四歲。他的父親唐廣德，妻子徐氏相繼辭世。七年甲寅（一四九四）春，唐寅二十五歲。母親邱氏病故，妹妹自殺，兩樁凶事，同時發生。八年乙卯（一四九五），唐寅二十六歲，白髮生，愴然有詩。九年丙辰（一四九六），唐寅二十七歲，憂苦交侵，曾往福建省興化縣九鯉湖之九仙洞祈夢。弘治十一年戊午（一四九八），唐寅二十九歲。八月，中鄉試第一，刊「南京解元印」。歲暮，與江陰舉人徐經同船至燕京。次年己未（一四九九），唐寅三十歲。二月，與會試。二場後（二月二十七日），結事中華景劾主試官程敏政預洩場題。先是，唐寅與都穆交好，徐經贊見程敏政談論五經，歸與唐寅揣擬場題，寅遂轉告都穆。穆於衆座中揚之，傳瀚欲謀替程敏政，使華景等陰踏其隙，遂爲華景所得。三月初七日，華景、徐經、唐寅俱下獄。四月二十二日，三法司與錦衣衛廷鞫，備受

刑楚。六月初一日，定獄，經、寅以「貪緣求進」罪名，判「贖徒」。贖罪畢，送禮部奏處，皆「黜充吏役」。唐寅發往浙藩，不肯就。歸，文徵明有書切責之，唐寅集中曾收報文徵明書，語多決絕。與都穆絕交。號六如居士。好佛氏之言，並窮研命理星卜之學，頗有志於述作。庚申（一五〇〇），唐寅三十一歲，疑已從周臣學畫，有騎驢歸思圖。因好酒而家業益落，有妒婦，棄去之。中憲大夫南京職方司。嘉善，與王鏊舉人翁璠同儕至燕京。太平已末（一正德九年甲戌（一五一四），唐寅四十五歲，寧王宸濠以厚幣來聘，遊匡廬、渡彭蠡，至南昌。佯狂求去，在客中鬻畫以自給。明年乙亥（一五一五），九月，由南昌歸故里。八月乙卯（一四八五），唐寅二十六歲，自發赴，曾於祝允明所撰的墓誌銘中，詳於會試之事而未提宸濠之聘，祇用「翩翩遠遊，扁舟獨邁祝融、匡廬、天臺、武夷，觀海於東海、浮洞庭、彭蠡」一筆帶過，實際上這是將唐寅南昌之行，和他平生遊蹤合記。因宸濠謀反，已成軒然大波，所以爲他隱諱。

唐伯虎集，原本祇有上下兩集，袁宏作序。序中說明總共樂府與詩共三十二首，賦二首，雜文一十五首。同時說明唐伯虎其他的詩文很多，但文體都與此不相類。本集所留存的都是早年作品，是學六朝禮。祇有遊金山、焦山、廬山、嚴灘、觀鰲山諸詩，和嘯旨後序是中年所作，亦可入選，故附入。可知中年著作，是袁宏選擇後加進去的。並且對唐寅中年的著作加以批評，認爲他自會試回來以後，縱酒落魄，所著作都不經思慮，所以語意淺俗。而唐寅也自己解說，會試未中，反而受了不少不必要的指責，詩文再好，也無用處。何必劇心鏤骨，以文字自苦，祇要適意便可。

萬曆間吳人何成大於壬辰（一五九二）丁未（一六〇七）甲寅（一六一四）爲之一補再補，清嘉慶六年（一八〇一）長沙唐仲冕所刻唐集，連同外集，共十六卷，部帙最大。據鄭因百（騫）先生統計，共收詩四百九十餘首。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一九六七）冬至五十七年（一九六八）秋，我從事「關於唐寅的研究」寫作時，順便增補唐寅逸詩古今體一百一十首，又尺牘二首。七十一年（一九八二）國立台灣大學教授鄭因百先生發表了「唐伯虎詩輯逸箋注」，增補

至三百零二首。序中曾特別談到幾首唐寅的逸詩：

『漢皇故人釣魚磯，魚磯猶昔世實非。青松滿山響樵斧，白紵落日曬客衣，眠牛立馬誰家牧？鷗鷺鷓鴣無數飛。嗟予漂泊隨饘粥，渺渺江湖何所歸。』

『荳草苦牆土築臺，手鈔書卷是家財。朝霜打落山榆葉，滿地秋風掃不開。』（原題秋山行旅圖）

『亞城西陌接穹窿，步履來尋舊日踪。鴉鵲集田鎌稻後，牛羊下阪落暉中。晚雲不動天凝碧，楓葉初飛葉減紅。惆悵欲歸仍小佇，幅裙平漲鯉魚風。』（原題秋日城西）

『翁昔少年初畫山，蒼松黃竹雜潺湲。直宜積雨得深潤，不假浮雲相往還。世外空青秋一色，巖前遠黛曉千鬟。天台鶴鹿同人境，尚恐翁歸向此間。』

當然，所引的詩，都是鄭先生所欣賞的。這篇序作於六十七年（一九七八）夏日，也當是此書完成之時。其餘輯書的經過，可以略去，更錄序的結論：

「明代吳派四大畫家，仇十洲僅工繪事，沈唐文三家則是讀書人，都以詩書畫三絕著稱，各有詩集行世。我在輯錄伯虎詩集逸作同時，發現沈石田、文衡山兩家集外逸篇也不在少數。就詩而論，沈文似乎還在伯虎之上，輯錄他們的詩也許更有意義……」。

我想袁宏和鄭因百先生對唐寅詩的評隲，應當比我更恰當。袁宏認為唐寅會試歸來後，佳作不多。鄭因百先生則認為唐寅七言近體偶有佳作，均別致而不在唐宋藩籬之內，詩的功力，趕不上沈石田與文徵明。兩人入彀。而且全篇論詩辭繁美，所以作爲修辭資料的價值作用很高，在你弄清了辭義之後，有一覽無餘之感。有時用典故的作用，也偏重於文字的修飾。

唐詩直接國風、古樂府、歌謠，文字本身富有反彈力，讀過之後，留給讀者不少思想空間。所以有一種餘音繞樑，三日不絕的餘韻。宋詩和唐詩相較，本質上沒有太多差別，但仔細辨味，唐詩微偏於主觀的訴情，宋詩略偏於客觀的說理。唐寅

的詩，是從六朝脫胎，所以鄭因百先生說他跳出了唐宋的藩籬；而唐寅於詩用功並不太深，所以鄭先生說唐寅的詩可看的只有十首左右了。唐寅的詩，在鄭先生「唐伯虎詩輯逸箋注」序中我們已經讀過幾首，我想不必再舉例了。

大都會博物館寄來顧洛阜先生捐贈的書畫照片，有一首寄答門生李子元的詩，也是七律：

「青山白屋舊論文，寒雨疏燈坐夜分。豈謂頻年違漢署，虛傳諸子在河汾。歌殘叢桂應相憶，賦就長楊未遣聞！獨有侯巴諳寂寞，幾回書札待揚雲。」

從字蹟來看，我覺得元朝人的氣息很重。再細讀這首詩，則覺得每一句都搖曳生姿，耐人尋味。而且全篇的格律很嚴：第一二兩句，追溯兩人過去的相處；三四兩句，感嘆自己的現在；五六兩句，形容二人目前的遭際；七八兩句，歸結到李子元的身上。而有餘不盡，留下不少給人可想的。所用典故，大部分都是漢朝的事。漢署，猶言帝京。河汾，明用隋朝王通授徒於河汾之間，却暗切漢書揚雄傳：「揚，在河汾之間」。叢桂，用漢淮南王劉安招隱士詩第一句：「桂樹生兮山之幽」。招隱士詩的大意，是說山中多患害，不可以長隱居。長楊賦是揚雄所作，漢成帝時有人薦舉揚雄文似司馬相如，成帝召揚雄於承明殿，先後獻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長楊賦，這幾篇賦都是事有所指而想以微言勸諫的，但是並不能得到正面的效果。所以又著太玄、法言。在著太玄的時候，有人譏嘲揚雄「以玄尚白」，意思是說：「玄，是黑色。揚雄作之不成，反而變白。所以始終做不了大官」。揚雄因此又作了解嘲，文中有「惟寂惟寞，守德之宅」句，而侯芭却是揚雄唯一接受太玄與法言的學生。

詳細的咀嚼了這首詩之後，覺得這位詩人，是一位品級並不太高的官員，雖然想引薦他的門生李子元，却得不到機會。這位詩人的身份和口吻，都與唐寅不相類似。所以我很想把這位詩人找了出來，經過幾次的失敗，最後我想到在唐寅騎驢歸思圖上作和韻詩的朱曜。

唐寅題騎驢歸思圖原韻：

「乞求無得束書歸，依舊騎驢向翠微；滿面風霜塵土氣，山妻相對有牛衣。」

朱曜和韻：

「喜聞天子駕新歸，欲控應慚一蟻微；誤入雲龍山下路，杏花妍映綠羅衣。」

唐寅詩中用了漢書王章傳的典故：「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編亂麻爲之）中，與妻決，涕泣。妻呵怒之。……及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祇是爲了用「衣」字押韻，當然這一韻也證明了騎驢歸思圖的完成時間，是歸來之後，出妻之前。而朱曜的詩，雖然是和韻，但却曲折委婉，截然與唐寅的詩風不同。開口第一句便天外奇峯似的把天子請了出來，爲什麼？因爲傳翰與程敏政爭權的事，祇有天子纔能平反。「駕新歸」爲何要喜？因爲天子深居九重，叩闕不得，郊祀歸來，則可以候於道周，控駕訴冤。又爲何不能控駕訴冤？因爲大臣傾軋，關係安危；個人含冤，微如一蟻。「誤入雲龍山下路」一句，我懷疑是學杜甫的倒裝句。杜甫秋興八首：「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實際上是：「鸚鵡啄餘香稻粒，鳳凰棲老碧梧枝」。爲什麼要倒裝，因爲這樣纔可以讓讀的人多想一想：眼見的是「香稻粒」，再辨別是「啄餘」的「香稻粒」，是誰「啄餘」的？是「鸚鵡」；眼見的是「碧梧枝」，再辨別有禽「棲老」，是何禽？是「鳳凰」。鳳凰難得，喻君子；鸚鵡能言，喻小人。因此「唐詩品彙」中有夾注：「語有悲慨，可念」！所以這樣可以增加「意」的「深度」。「誤入雲龍山下路」實際是「雲龍誤入山下路」，山下路祇喻「泥塗」。誰入泥塗？是「雲」中之「龍」。雲龍何以會入泥塗？是「誤」！當然朱曜的句子並不能和杜甫相較，因爲杜甫出於自然，朱曜卻是爲平仄所限，而且「山下路」作泥塗解，也有些貌合神離。當然這一句也同時照顧了原韻「依舊騎驢向翠微」的原意。

「杏花」和「桂花」，在科舉時代是有些神祕性的。因爲科舉時代的鄉試，是在農曆八月，八月當令的花是「桂」，因此又稱秋闈。秋闈第一，便是「解元」。會試的時間是農曆二月，二月當令的花是「杏」，因此又稱春闈。春闈第一，便是「狀元」。狀元可以穿紅，解元不能。所以穿着的雖是綠羅衣，但杏花却依舊很「妍」。是一句安撫的話，但是餘意不盡，不肯收煞。

其實朱曜和韻詩與寄答門生李子元詩相較，寄李勝於和韻。我並無意於抬高朱曜，祇是想說明朱曜的詩路和唐寅不同，而寄答門生李子元一首，與其歸於唐寅，無寧歸於朱曜而已。至於書蹟的比較，準備在討論的時候再談，在此暫不作論斷。但是卻有一點是在此可以先作交待的，朱曜的詩，何以上面有唐寅的印？假如事情是這樣發生：朱曜和唐寅談詩，想起近日

有一首寄答門生李子元的詩，隨手將詩稿寫給唐寅看，便不需要署款。詩稿留在唐寅家中，唐寅便有一百種理由，一百次機會，蓋上這兩方印。所以處理這兩方印最方便的方法，是將他當作收藏印看。

從詩的辨味，可以分出作者的不同。那麼是否可辨出時間的先後，答案是「可以」。

例一：文徵明與唐寅自十六歲便相交莫逆，爲什麼對唐寅作書切責？那是唐寅剛從燕京回來，消息很亂，事情真相也未澄清，認爲唐寅確實是在試場作弊，而又倔強的不肯遷就漸落。袁褰說是切責，書的內容嚴峻可知。而且同在蘇州，應當先行走問，何必作書？文徵明的盛怒可知。朱曜作詩之時，不祇知道真相，而且已經洞悉原委，這是需要時間的。因此這也是騎驢歸思圖不置在己未（一四九九）當年，而置在次年庚申（一五〇〇）的理由之一。朱曜詩中所說的杏花，是說第二年的杏花，不是當年的杏花。當年杏花開時，唐寅正在錦衣衛刑訊，祇要一提，唐寅會當場發怒。

例二：唐寅畫秋風紈扇圖時，沒有年款，但題有一首七絕：「秋來紈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怨傷；請把世情詳細看，大都誰不逐炎涼！」火氣很大，與覆文徵明書合看，幾乎連文徵明都被罵在一塊去了。而且款下第二方印，印文是「龍虎榜中名第一，煙花隊裏醉千場。」火氣生猛，應當是己未年（一四九九）秋所畫，那時他剛從燕京回到蘇州。至於畫嫦娥圖時，却已事過境遷了很久，詩中所寫的却是一種平靜的回憶：「廣寒宮闕舊遊時，鸞鶴天香捲繡旗；自是嫦娥愛才子，桂花折與最高枝。」廣寒宮，在神話中是嫦娥的住處，也就是月宮，中有大桂樹，吳剛用大斧砍之，千年不能傷。在這裏比喻的是秋闈試場。舊遊時，是自己參與考試的時候。鸞、鶴是珍禽，天香是仙卉，也就是同時參加考試的文士。捲繡旗，是形容鸞鶴弄翎，花葉舞動，比喻同時與試的士子，都各盡所能，文章秀出。嫦娥，是廣寒宮的主者，比喻戊午（一四九八）秋闈的主考官梁諸，而以才子自比。愛祇是「欣賞」的意思。最後一句也最容易解，祇是給了他第一名，因而中了解元而已。這正是老年回憶少年時的境界：不帶一絲感情，沒有多少眷戀，祇是平淡的回想。

例三：唐寅畫扇中的一年歌：「一年三百六十日，春夏秋冬各九十。冬寒夏熱最難當，寒則如刀熱如炙。春三秋九最溫和，天氣溫和風雨多。一年細算良辰少，況又難逢美景和。美景良辰倘遭遇，又有賞心並樂事。不燒高燭照芳尊，也是虛生在人世！古人有言達矣哉，勸人秉燭夜遊來；春宵一刻千金價，我道千金買不回。」把生活看得十分平澹，詩也寫得更平澹，

其實像這樣平澹的詩，寫與不寫都不太重要了。署年嘉靖壬午（一五二二），也就唐寅死前的一年。因對舊夢等眼東會

三

大都會博物館又寄來一張唐寅給若容翰學的書札，不僅書法精美，而且內容極有價值。札云：「若容老兄翰學，省示知浮休遷化，欲往哭之，事兄不克遂懷也。故人朋舊，漸就凋落，深可慨嘆，自度衰颯，又何能久世耶！昔者，瓠庵閣老石田高士相繼作古，余竊悲悼，以爲前輩風格頹委，使後生無所師法。今我盟社，亦復零落，新進後生，既無謙謙之德，又不及接見前輩，豈淑世風氣使然耶！言及於此，中心怆然。金口六壬何如？鈔畢幸還之。僕舊集唐氏文選，被張承仁御史借沒，不知宅幹鈔得否？幸爲我轉問朱子儋有否？緣僕收拾舊所著書，爲身後計耳。僕舊著三式總鈴三卷、唐氏文選八卷、書畫手鏡一卷，將相錄二十卷、吳中歲時記二卷、史議四卷、時務論六卷。幸公識之，他日從浮休遊於地下，幸書於墳側也。冬間云得相面，當劇笑以了殘年。使回草率附白，劣不多悉。卽日。寅頓首頓首。若容老兄翰學」。【圖一】

在這封信中談到他自己一生著作，共四十四卷。今天所流傳的恐怕祇是他唐氏文選八卷中的一部份。其中有書畫手鏡一卷，所記的應當是他對於書畫方面的心得，失去非常可惜。其中談到吳寬、沈周之死，謂相繼作古。吳寬卒於弘治十七年甲子（一五〇四），沈周卒於正德四年己巳（一五〇九），相去已五年，這裏說是相繼死去，必定事隔已久，纔會這樣說法。而唐寅死於嘉靖二年癸未（一五二三），去沈周之死，不過十四年。信中說到自己在收拾著作，並希望若容能將他的著作，在死後書於他的墓側，已是作安排後事的打算。信中並說到：「冬間云得相面，當劇笑以了殘年」！唐寅死於十二月，難道竟是當年的事？再前推二、三年，大約也是正德辛巳（一五一二）到嘉靖壬午間所寫的。祝允明著唐伯虎墓誌銘，於遠遊歸來後，接着一段敘述：「暫歸將復踏四方，得疾久，少瘳，稍治舊緒。其學務窮研造化，玄蘊象數，尋究律曆，揚馬玄虛邵氏聲音之理而贊訂之。旁及風鳥遁太乙，出入天人之間，將爲一家學，未及成章而歿。」因爲沒有見到著作流傳，所以我總認爲這一段敘述爲不可信，在年譜中並未列入。現在看到這封信，大致祝著中所述著作，都已成書，祇是祝氏並沒有見到

原書，所以在敍目中非常籠統而已。成書之時，去「歿」不遠，却是可相印證的。

另外一件作品，我在拙著「關於唐寅的研究」中提到，便是姚際恆好古堂家藏書畫記上所載的對竹圖。【圖二】當時我推測這張畫，應當是會試前唐寅所作，作風上可能受沈周、文徵明影響，而當時以未能目睹爲憾。其實這張畫現在故宮。絹本淺設色，縱三七·七公分，橫一一九·七公分。重心從左到右，左實而右虛。從左起有坡石小樹，右側巨石與坡相對。石上兩株大松樹，蟠曲而不見頂。坡與石之間，雲下微露山脚，一縷細泉，從中蜿蜒注入溪。松樹右下，覆蓋着一間草堂，堂中一人對竹靜坐，再右爲竹林、坡陀、澗水。澗水盡處，景忽前移，又作竹石收煞。上半淡墨鈎雲，橫通全幅，用竹樹的出雲入雲來調節虛實，下幅却用溪水的或狹或廣來作呼應。給人整個的感覺是雅淡而秀挺。幅上共鈐三印，吳趨圓印引首，名款下蓋唐伯虎方印，右下壓脚用六如居士印。拖尾用金粟山藏經紙界烏絲欄，兩幅拼成，第一幅由唐寅、沈周、黃雲、祝允明題，第二幅則爲文壁、都穆。由於接合時烏絲欄下方橫線並不整齊，同時第一幅幅尾有六行空白，第二幅幅首也有三行空白，所以知道是兩張分開來先請人題，題好再行接縫。這張畫，松樹很像文徵明中年以後，小樹則像文徵明早期作品，而畫石却是細筆皴，也就是像吳一鵬所說「山石樹枝如篆籀」的那一種畫風，我原先所見到的這一路畫山的方法，在中年以後較多，而這張畫的時間則在弘治戊午（一四九八）。在沒有見到真蹟以前，我本推斷這張畫的最後限是己未（一四九九），前限未定。原因是己未二月以後唐寅與都穆不可能再往來，在這以前却並沒有兩人交惡的現象。見到真蹟以後，則覺得兩幅先分題，再拼湊，是爲了要趕時間。而唐寅所題詩下所鈐的是「南京解元」印，所以不可能比戊午八月更早。黃雲題詩當中，說明這張畫是送給顏君的，而顏君之爲人，在詩中也約略可見，他對於伯夷、叔齊非常景仰，而且在堂中懸着伯夷、叔齊的圖像，所以祝允明詩更有「夷齊是賢主，徐禪是佳賓」的句子，夷齊指顏，徐禪指唐。這樣再看唐寅的詩：「簞瓢不厭久沉淪，投着虛懷好主人；榻上艷靚黃葉滿，清風日日坐陽春。」因爲主人姓顏，所以他用「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回也不改其樂」的顏淵來作比。「虛懷」也是指顏，欣慰自己能在這位好主人家作客。第三句是形容主人不輕延客，所以平時榻上的氍毹積滿了黃葉而不加掃除，第四句是說自己却天天住在他家飽領他的恩惠。如此，則是唐寅有一段時期常住顏家，所以這幅圖是用來作謝的。在時間上已經非常明朗，是唐寅應天府鄉試時在南京的居停主人，因爲接着要參加燕京會

試，題跋紙兩幅分開，是爲了趕時間以作爲酬謝。由南京回蘇州再作此圖最可能的時間，是戊午年九月。

本幅右下角有「六如居士」印，而且印文略有磨蝕的感覺，證明已經用了相當久。拙編唐寅年譜中，六如居士號起用於弘治己未（一四九九），在時間上形成了很大的衝突。年譜編定所根據的資料，是祝允明唐伯虎墓誌銘：「子畏罹禍後，歸好佛氏，自號六如，取四句偈旨。」所謂四句偈，是金剛經裏的：「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祝允明作唐伯虎墓誌與唐寅罹禍歸來，最少已有二十四年，會不會有記錯的情形，是很難說的。以我目前的眼力，覺得「對竹居」這張畫，無論筆墨、款印、題跋，都看不出什麼破綻。如果根據實物，這方印啓用的動機可以推早。推早的時間，最可能是弘治甲寅（一四九四），因爲癸丑深秋，父親和妻子相繼死去。治喪嫁妹，幾乎在同時；甲寅春天，母親病死，妹妹自殺，也在同時。人生悲慘的遭遇，莫此爲甚！

如果這種想法可以成立的話，我覺得大都會博物館的六如墨妙卷，在時間上應當更往前推。

篇首所引鄭因百先生序文內，曾經提到吳派畫九十年展。這次展覽是以十六世紀蘇州畫壇活動情形作背景的。原計劃中還包含了明四家的收藏，和同一時期的圖書版本與瓷器、漆器、文玩等。但是展出時間却提前了一年，所以有些手忙腳亂。在展覽期中，艾瑞慈教授曾經在沈周畫編年方面給我不少指正。目錄成書，也非常意外，如果不是高居翰教授揄揚於前，方聞教授見助於後，可能不會印書。因此成書更加倉卒。在今天檢討起來，還有不少應當再商量的地方，當然，在當時所注意到的唐寅資料也沒有目前豐富。其中圖八十一唐寅烹茶圖扇畫風和款書都與「對竹圖」相同，而編年却在一五一三。以此類求：圖五十八唐寅江南農事圖軸、圖六十一唐寅江深草閣圖扇、圖七十五唐寅山水扇、圖七十九唐寅守耕圖卷、圖八十五唐寅巖策杖圖軸、圖九十一唐寅陶穀贈詞圖軸編年都嫌太晚，以致早年成爲一段空白。

江南農事圖這張畫在畫風與款書書風方面，與中晚期作品都沒有太多的依傍，在當時祇是覺得筆力老到，而屋宇人物都非常精確。細筆皴山，與費里爾博物館所藏的南遊圖，形成了連想，所以把他安置在這個時候。其實在故宮另有一張上元看燈的山水畫，皴山畫樹，都與此畫接近，款書題明爲「上元京城看鰲山燈」。唐寅一生，到燕京的機會祇有參加會試的那一次，所謂上元，也就是正德己未（一四九九）正月十五日。這張畫是摹本（也可能是揭過的第二層），款書很像雙鈎廓填，

但也可能為揭描補筆。因此清宮藏印之外，其他印章全是仿刻。唐寅祇鈐「唐伯虎」一印，沒有加蓋「南京解元」，因為此時正準備會試奪魁，解元印自然可以不用。畫雖然不可靠，但是對原作應當是非常忠實的。江南農事和上元看燈兩圖，因為是紙本，而對竹圖却是最好的細絹，在感覺上紙本比絹本用筆生澀而有力，但在畫風方面仍然是連貫的。

這時期唐寅的書法學趙孟頫，祇是結體比較寬而鬆。由對竹圖款書【圖三】出發，連類相求，可以找到故宮藏上元看燈圖軸【圖四】、守耕圖卷【圖五】等；由江南農事圖軸款書【圖六】出發，可以找到故宮藏唐寅層巒策杖圖軸（圖見吳派畫九十年展目錄頁九十一）顧洛阜先生藏為沈文昭畫竹卷【圖七】、葦渚醉漁圖軸【圖八】等。同時也非常湊巧，在這個時期的畫，也都結構寬鬆，或用墨的時候，於澹中取濃，對空氣的描寫特別強調【見圖八之一、八之二至圖一二】，形成相同的風格。因此我懷疑這些作品可能都完成在弘治丁巳（一四九六）至己未之間（一四九九）。

上章討論唐寅的詩時，曾經從詩的分期中嘗試着舉出三個例子，例二敘述到唐寅秋風紈扇圖【圖二】懷疑是在會試歸來時所作（一四九九）。秋風紈扇本來就是一個充滿哀怨的畫題。故事發生在漢成帝時，成帝初即位時，非常寵愛班婕妤，等到趙飛燕入宮，班婕妤失寵，班婕妤便寫了一首怨歌行：「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畫的本身，衣褶部分，用筆非常快速，開面部份，與後來的作品相較，也比較簡單。這時，唐寅對於仕女畫並不算很專工，所以就畫本身來說，把他安排在己未（一四九九），應當不會相去太遠。

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蕉葉仕女【圖一四】，筆法與秋風紈扇相差不了。用手托腮而臥，姿態上多少有一點不太自然，紈扇壓在肘下，和扇子本身的安排都不很妥帖。蕉葉筆法，看起來有些像沈周。這張畫的完成時間可能比秋風紈扇要早一、二年，大致上同一風格。

我在拙著關於唐寅的研究裏，曾經談到唐寅畫的陶穀贈詞圖【圖一五】，認為曾受杜堇的影響，並且在插圖中做了四種局部比較，到目前在看法上還沒有太大改變。而在吳派畫九十年展中，把這張畫安排在一五一七，時間實在太晚。因為唐寅與

杜葦相識在一四九八或一四九九，相識的地點在燕京。縱使唐寅熱愛他的畫而對人物仕女開始用功，也得二、三年時間，纔能嫺習裕如，但也不致晚到十八年之後。所以合理的時間，是一五〇三左右。

故宮收藏的班姬團扇圖【圖一六】，在吳派畫九十年展中置於一五〇九，理由是文徵明題詩署名已作「徵明」而不寫「文壁」，相傳文徵明四十歲起款署「徵明」而不署「文壁」（當然也有少數的例外）。而徵明的簽名方式也與後來有異，所以目前還認為這種安排還大致可用。陶穀贈詞圖是絹本，可以先畫紙稿而後上真，所以衣褶線條比較穩定而遲緩。開臉的輪廓線比較注意面部凹凸的部份，面部傅粉也是全面塗滿然後粉上再用墨筆重描眉和眼【圖一七】，用筆也略覺滯重。班姬團扇是紙本，衣褶遠較靈活，開面的情況也沒有重描的現象【圖一八】，這是技法上的進步。

大都會博物館藏嫦娥圖【圖一九】，筆筆神采飛動而又筆筆都在畫家控制之下運行。面部重神韻而略技法【圖二〇】，在這五張仕女畫裏面應當是最成熟的。款書【圖二一】連筆飛舞，與寫給若容的函札【圖二三】，神氣方面非常接近，所以可定為晚年的傑作。

故宮收藏的唐寅山水軸【圖二三】，是一件很有趣的作品，他另外有一張覆本，題名草堂話舊，載在唐六如畫集十二頁，兩畫構圖幾乎完全相同，祇是山水軸右下角多畫了一個童子。而這兩幅畫的來源，都脫胎於周臣的山齋客至圖（圖見日本講談社版世界美術大系第十卷一一五頁），但周臣的山齋客至圖上的山樹却顯得繁碎而密集，這是周臣與唐寅不同的地方。款題七言絕句一首，書體雜有顏真卿的成份。【圖二四】目前在台北還有一二位有資格的鑒賞家認為這種字不是唐寅寫的，而祇接受故宮收藏的山路松聲上題款那一種【圖二六】。但是事情又非常巧妙，陶穀贈詞圖上的款字【圖二五】，似乎却問於兩者之間，三張字放在一起，雙方都能起呼應作用。究竟是兩個人還是一個人，似乎是有緩衝餘地的。唐寅山水軸的完成時間，在拙著關於唐寅的研究書中，把他放在三十一至三十六歲之間，吳派畫九十年展目錄中，置於一五〇四。至於很標準的唐書顏體【圖二七】，應是唐寅山水真蹟卷中的題款，吳派畫九十年展目錄中置於一四九九。

故宮收藏的山路松聲圖【圖二八】，是有肯定的完成時間的，應當完成於一五一六，其時正四十七歲。而函關雪霽軸【圖二九】和金閨別意圖卷【圖三〇】，卻沒有固定的時間，在吳派畫九十年展目錄中，兩幅都置於一五〇七，其時為三十八歲。

理由是這兩幅畫的浙派氣息很重，而又滿含着一種力求突破的衝力，想翩翩蛻化，是青壯年人共同的性向。在拙著「關於唐寅的研究」一二一頁，唐寅畫特色甲之③「筆法調節——行旅圖近景，山樹全用細密的筆法，中景除去左上方露出一片山嘴有皺筆外，背山全用墨染。這樣處理，除掉可以得到線與面的調和以外，更可使畫面不致閉塞。金閨別意圖是一張浙派氣息特重的畫，他的情況也是如此：近景碎筆枯枝，對山皴斫兼施，但祇有山頂有筆，山腹全用烘染。文下有括號：（這張畫被肯定為唐寅，款書有很大關係，不研究款書的朋友，初見此畫時可能會有懷疑。」實際上這張畫的畫筆，與山路松聲和函關雪霽都連得起來，特選出四個局部來作比較。【圖三之一、二、三、四】

大都會博物館收藏唐寅墨竹扇【圖三二】，畫的是雨竹，密葉垂枝，飄搖於風雨之中，幾乎不見枝竿，也是盛年作品。款書和函關雪霽相近。【圖三三之一、二】

西洲話舊圖【圖三四】完成於唐寅五十歲，雖然是病中所作，但仍舊是那麼的精警動人。山石的皴法，又反顧到早期，用筆更為肯定有力【圖三五】。上面的題句，書法用筆，略帶方折而極挺勁【圖三六】，有點偏向於米芾早期書風。所題的詩：「醉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樂月中眠。漫勞海內傳名字，誰信腰間沒酒錢。書本自慚稱學者，衆人疑道是神仙。些須做得工夫處，不損胸前一片天。」也正是他一生真實的寫照。

所見最晚而具有年款的書法，是大都會博物館所藏嘉靖壬午（一五二二）唐寅五十三歲書扇【圖三七】。與顧洛阜先生所藏唐寅與若容書相比，這封信雖沒有年月，但從其內容推定，離壬午前不會超過兩年，後不會超過一年。而書信上的書法偏近於李邕，扇面上的書法卻偏近於顏真卿。再若仔細觀察，提頓較重而轉折偏方的字近顏；提頓較輕而轉折偏圓的字近李。基本筆法和結體仍大略相同，特輯兩件相同的字來供比較。【圖三八】

唐寅的詩文，由於他痛苦的遭遇，迫使他自己有計劃的放棄（據袁孝序）。對於書法，早期由趙孟頫上追王羲之，稍後又學顏真卿，再後由趙孟頫上追李邕，有時也兩種書體並行而皆有自家面目。與時共進，人書俱老。繪畫方面，山水在早期有自己本身的造型與構想，而我仍相信他曾受沈周的薰陶；稍晚學周臣，但汰滓存精，近而不似。本色畫並沒有完全放棄，也有時兩體並行，或者兩種方法同時在圖中混合運用。在繪畫範疇之內，奔騰馳突，強而有力。晚年又復反顧早期，卻更加

精進。仕女早期在戴進沈周之間，一度傾心杜堇，但摹古法今，陶融鼓鑄，終自成家。墨花雖在本篇未加討論，但大抵從沈石田出而潤之以妍麗。早年家難，再遭科場橫禍，倘意志不堅，必飄泊而無底止。若順利於政壇，或從黜而爲吏，則無法養成他在藝壇上的成就。

最後我覺得寄門生李子元詩稿，在唐寅一生書風變化當中，都很難挽入。在唐寅騎驢歸思圖中【圖三九】有朱曜的和韻詩，雖然書蹟有大小之不同，心態有莊隨之不同，無法逼似【圖四〇之12】。但在兩者之間選擇，我會選擇朱曜。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承顧洛阜先生慷慨地將全部藏品照片寄贈，使我有專檔，可以隨時參考。目前顧洛阜先生又將全部藏品贈與大都會博物館，令我對唐寅一題，能够作進一步的檢討，謹在此致謝！

參考書目：

唐伯虎先生全集 萬曆本及唐仲冕本。

唐伯虎詩輯逸箋注 鄭騫編注，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發行。

文選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

漢書 漢班固著。

唐詩品彙 明高棅編選。

關於唐寅的研究 江兆申著，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印行。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寅頓首頓首

若容老兄翰學省示知

浮休遷化歎往矣之事冗不克遂懷也
故人朋舊漸就凋落深可慨嘆自度
衰頹又何能久耶昔者

執庵閣老

石田高生相繼作古余竊悲悼以為
前輩風格類多使後生無所師法

今之盟社亦復零落新進後生既

無謹謹之誼又不及接見前輩豈

知世風氣使然耶言及於此中心慙

然金口六壬何如勸早卒還之僕蕉

集唐氏文選被張承仁御史借沒

不知定幹動得否幸為我轉問

出子僑者否係僕收拾蕉所著書為

身後計耳僕舊著三式摠鈐三馬

唐氏文選八馬書畫手鏡一馬將相鏡

二十馬吳中歲時記二馬史議四馬時

務論六馬幸公識之他日從浮休遊

於地下幸書於壙側也冬間去得相面

當處笑以了殘年使回草率附白

尚不多悉即日寅頓首頓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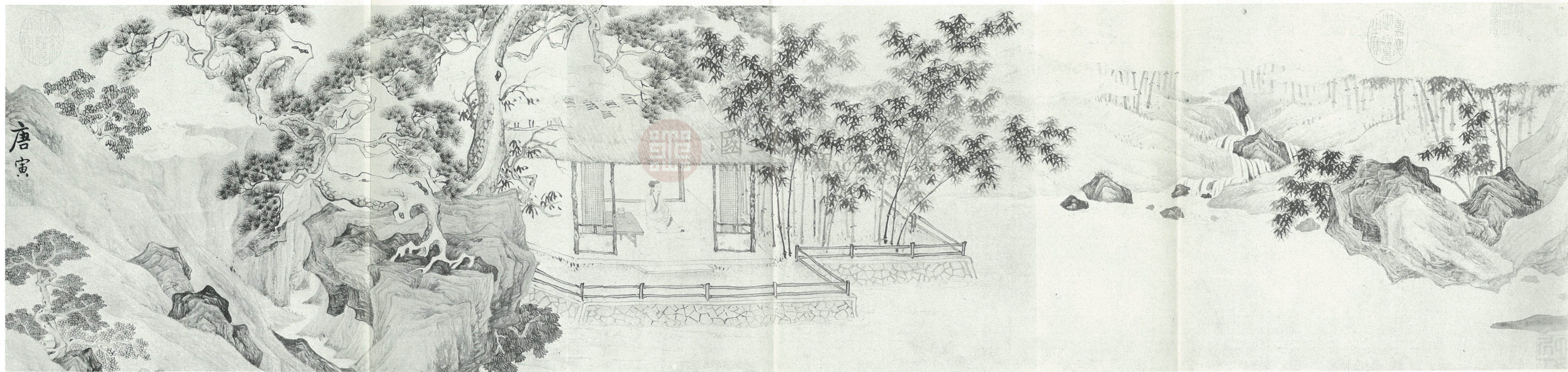
若容老兄翰學

圖一 唐寅與若容手書



圖二
局部





筆瓢不厭久沉淪。投着虛懷好主人。榻上脫靴
黃葉滿清風。日坐陽春。此君少與契忘
形。何獨相延。厭客星苔滿。西階人跡斷。百
年相對眼青青。

晉昌唐寅

我築小莊名有竹。君家多竹敬如
賓。一般清味。暨今俗。千丈高標。逼古
人。蕭蕭衣冠。臨微雅。年。雪月仰風
神。尋常豈是輕桃李。不解經冬
祇歷春。

沈周

晉朝王猷成竹癖。不可一日無此君。林從玉
立風節。凜若凌蒼昊。顏君絕俗乃尚友。瓢千
古鼻祖。貧置像長哦。伯夷頌。整冠日禮與可
神翻雲霞雨。嚴謝絕。歷雪經霜晚更親。桃
李塲中不涉迹。虛堂安得容雜賓。

昆山黃雲

圖三 唐寅對竹居卷款書

君子本無黨。時人必有鄰。夷齊是賢主
徐穉固嘉賓。白雪聲相應。清風座不塵。
我未嘗匡造。亦可作三仁。祝九

挺秀搖翠一簫。到。到。到。相。相。相。他。主
翁。未。悅。七。矣。來。生。上。空。客。千。斯。古
曾。中。捲。簾。暮。對。菊。面。對。松。秋
吟。新。風。不。是。王。猷。偏。致。意。平。生
氣。味。偶。相。同。湖。山。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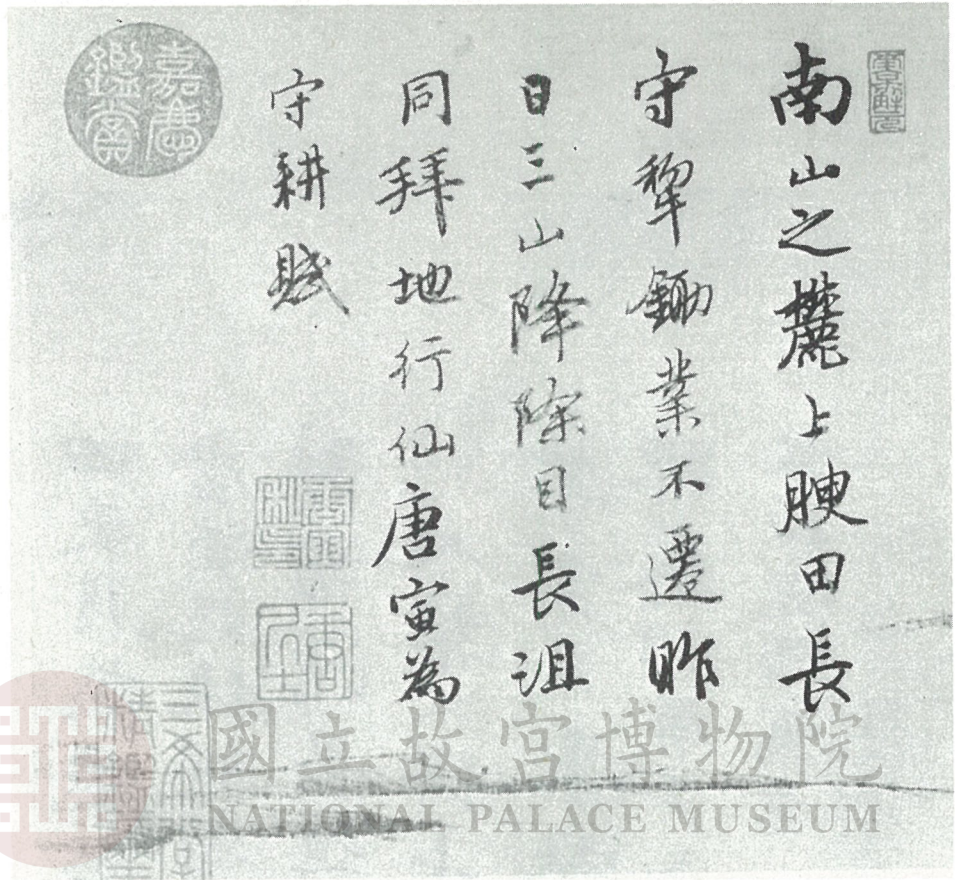
脩竹當門立對之心自清雅持君子
操潔結歲寒盟白日惟端拱長年免
送迎好風時拂灑環珮一齊鳴

都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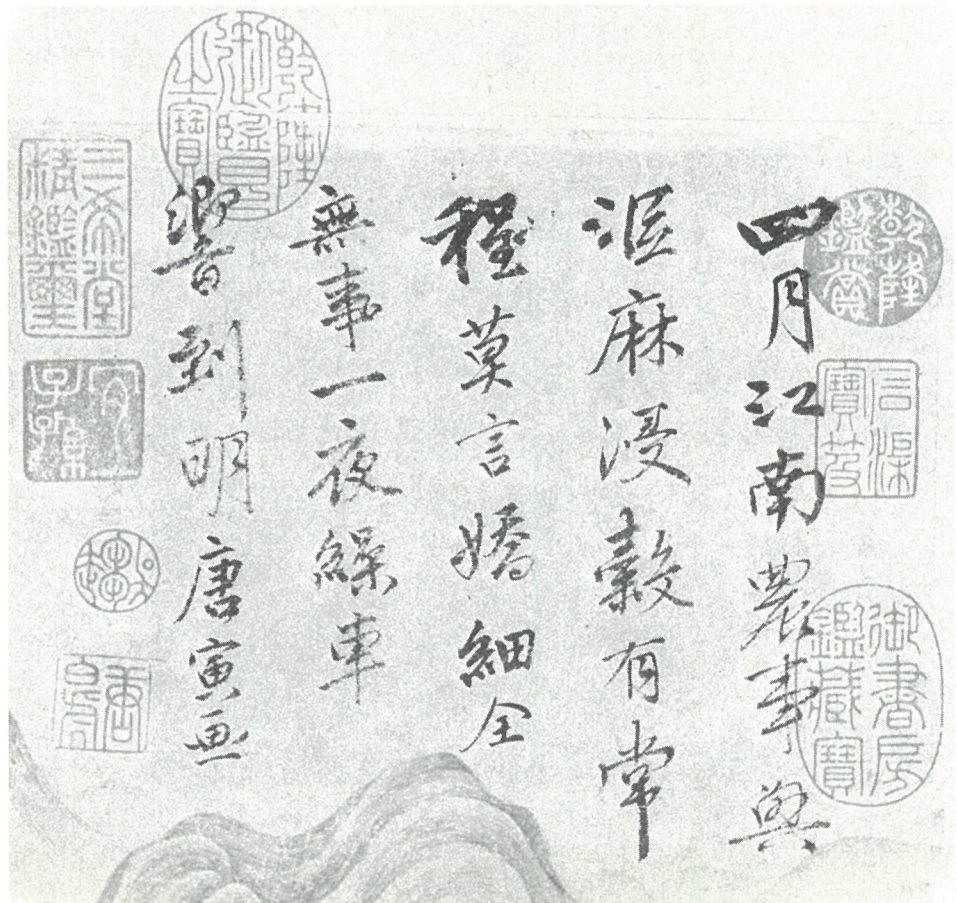
圖四 唐寅上元看燈圖軸款書

宮柳條長影可撻
輓物吾施禁不相訶
內人爭唱
調博樂府新譜初登
歌喜戲局結團
故宮闕雀燈輪自
轉應鳴鼙遺鈿
轡珥知多少帝
里春宵奈尔何
國
上天京城看鰲山燈
六如居士唐寅作併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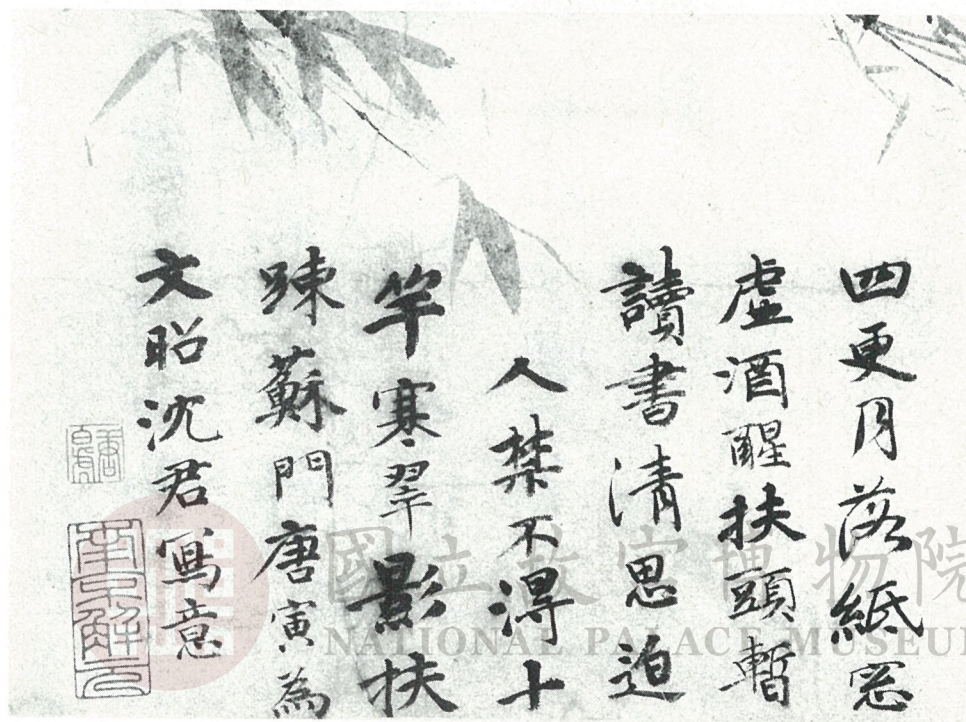
圖五 唐寅守耕圖卷款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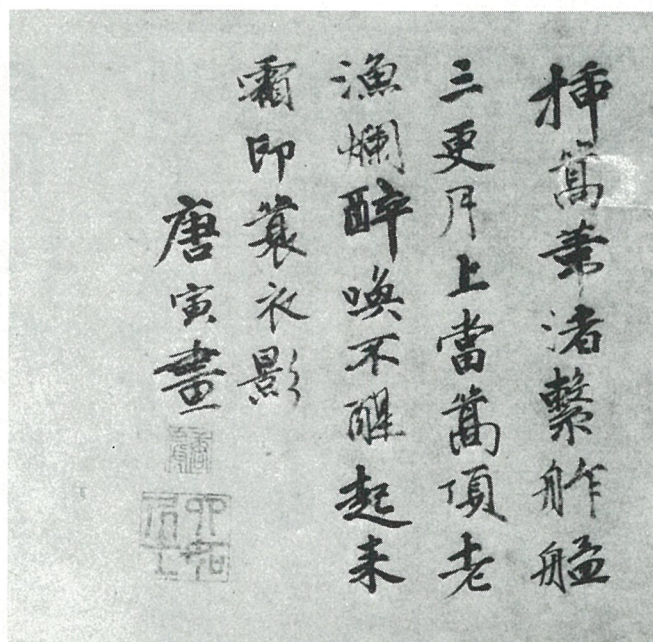
圖六 唐寅江南農事圖軸款書



圖七 唐寅爲沈文昭寫竹卷款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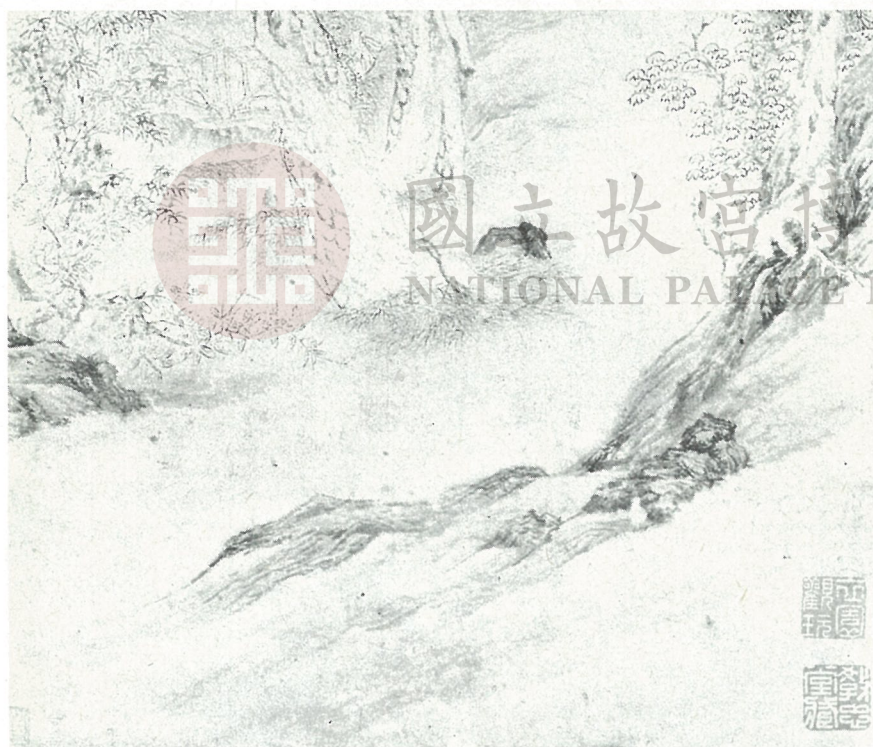


圖八 唐寅葦渚醉漁圖軸款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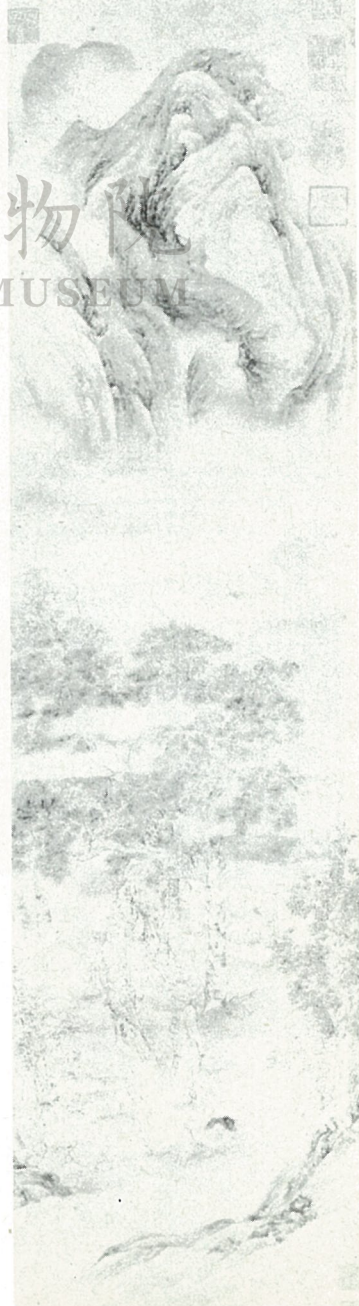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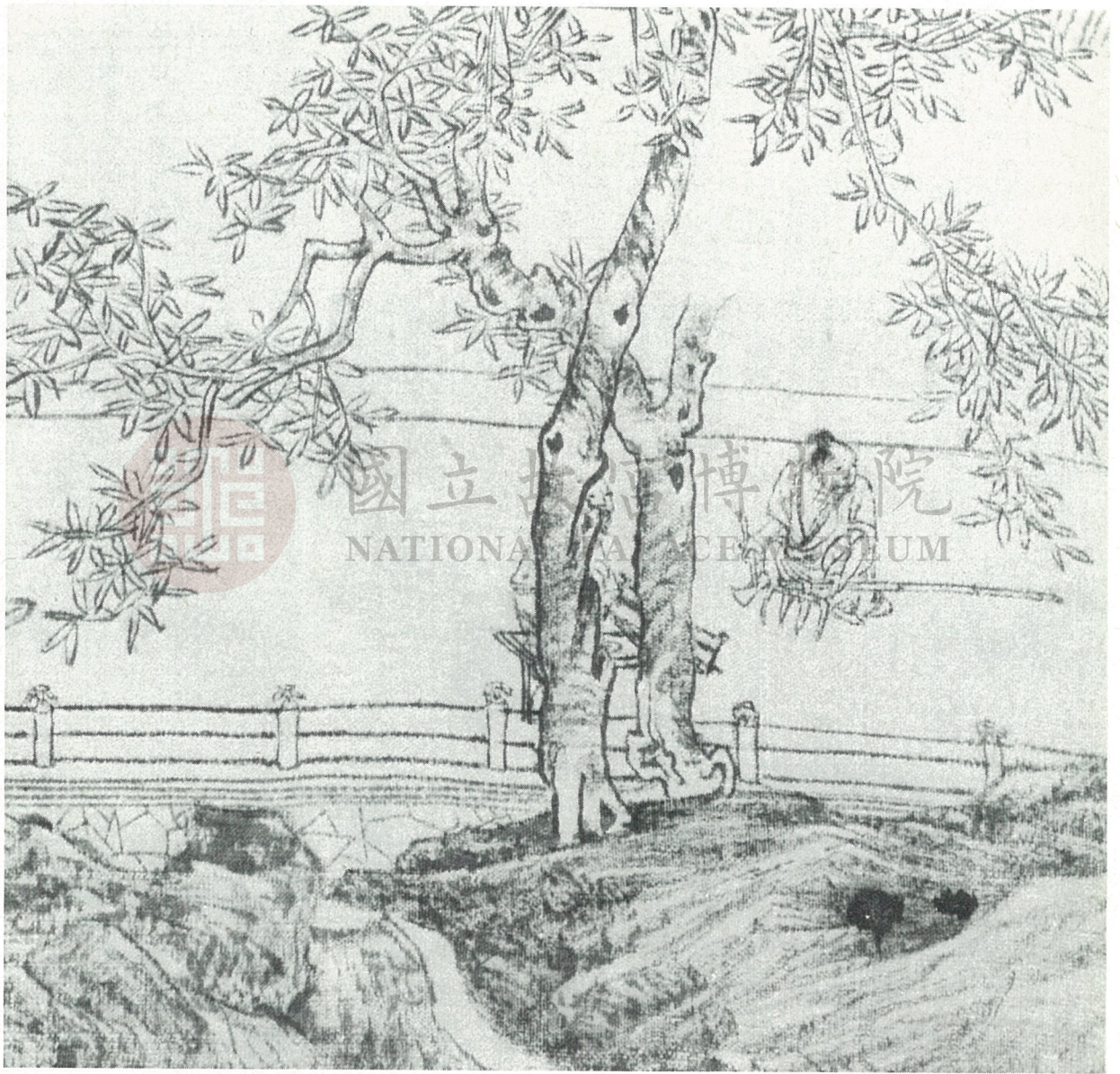
宮柳條長影可憐金吾馳禁不相訶
 內人爭唱詞調樂府新詩初覺
 歌喜戲局結團分闌催燈輪自
 轉應鳴鑼遺鈿墮珥知多少帝
 里春宵奈尔何
 上元京城看燈山燈
 六如居士唐寅作併書

圖八之一 唐寅畫上元看燈圖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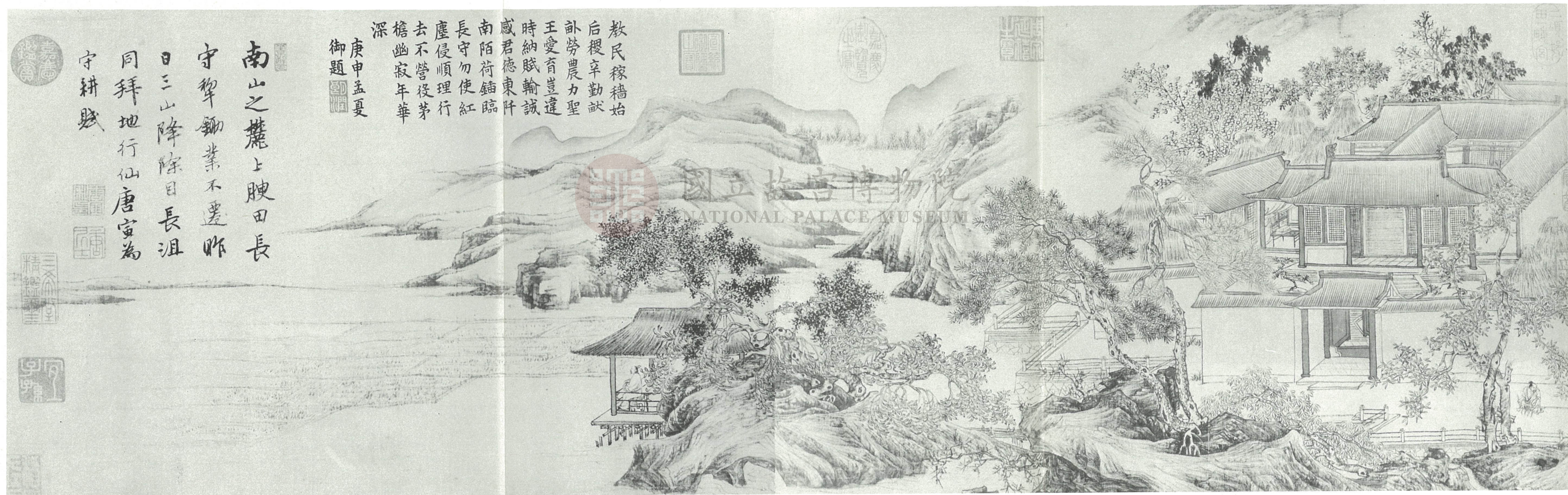


圖八之二 唐寅上元看燈（局部）





圖九 唐寅守耕圖卷局部



圖九 唐寅守耕圖卷

圖一〇 唐寅江南農事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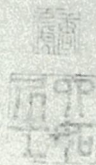


圖一一 唐寅爲沈文昭寫竹卷

圖二二 唐寅草渚醉漁圖軸

挿蒿葉渚繫舴艋
 三更月上當篙頂
 老漁懶醉喚不醒
 起未霜即策衣影

唐寅畫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圖二三 唐寅秋風紈扇圖軸





圖一四 唐寅蕉葉仕女

一宿因緣遂旅中，短詞聊以
識泥陶當時我作陶歌者
何必尊前而發紅唐寅



圖一六 唐寅班姬團扇圖

唐寅陳公別宮名團扇圖
 智聖默聲中
 夫人在庭園坐視者

落畫間花日碧
 遲薄羅輕汗著
 侵肌扇拂心事
 年人乞猶汗著
 團扇子知
 游明

解得無難
 徐發含難
 起恨漫
 長門七月
 澤上若翠
 袖捲飛合款
 王叔祥

吳郡唐寅





圖一七 唐寅陶穀贈詞局部



圖一八 班姬團扇局部

圖一九 唐寅嫦娥圖軸

廣寒宮闕蕙暹時
鶴天香捲綵旌自是
嫦娥愛才子桂宮折
與最高枝唐寅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圖二〇 嫦娥圖局部

圖二一 唐寅娉娥圖款書

廣寒宮闕舊遊時
 鶴天香捲候旂自是
 娉娥愛才子桂宮折
 與最高枝唐寅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圖二三 唐寅與若容書局部

馬辛公識之地曰從浮休遊
 于書於壙側也冬間云得相面
 以子孫年使回草率附白
 悉即日寅頓首頓首
 唐寅



圖二三 唐寅山水軸



圖二四 唐寅山水軸款書

松間草閣倚巖開巖下幽
花遶露臺誰扣柴扉驚
移夢月明千里故人來
宮

晉昌唐寅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圖二五 唐寅陶穀贈詞款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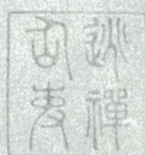
一宿因緣遂旅中短詞聊以
識泥鴻當時我作陶穀者
何必尊前面發紅唐寅

女几山前路橫松聲偏解合泉聲
靜裏閑傾耳便覺冲然道氣生

治下唐寅畫呈

李父母大人先生

故



國立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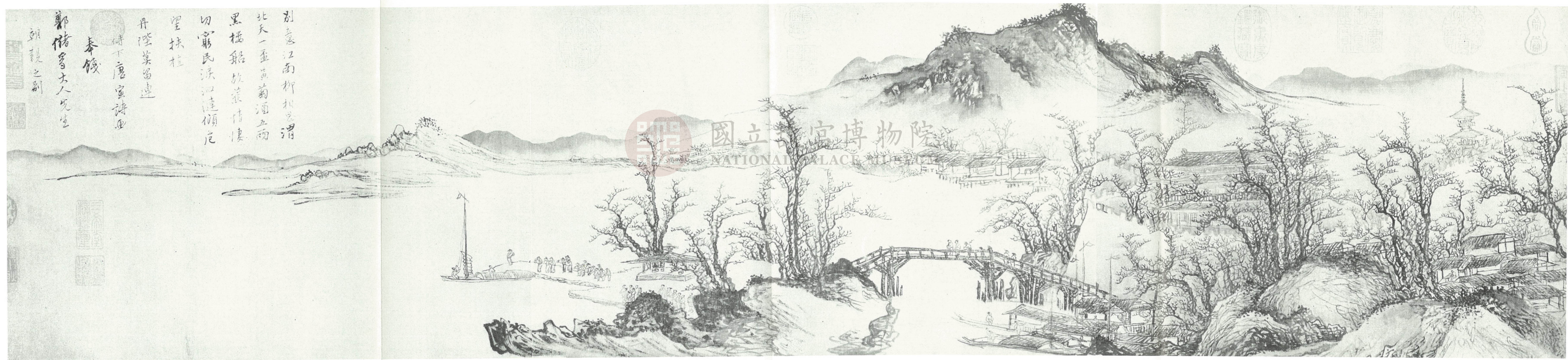
圖二八 唐寅山路松聲圖

女几山前路橫松聲偏斜合泉聲
靜裏聞傾耳便覺冲然道氣生
孝父母大人先生
治下唐寅畫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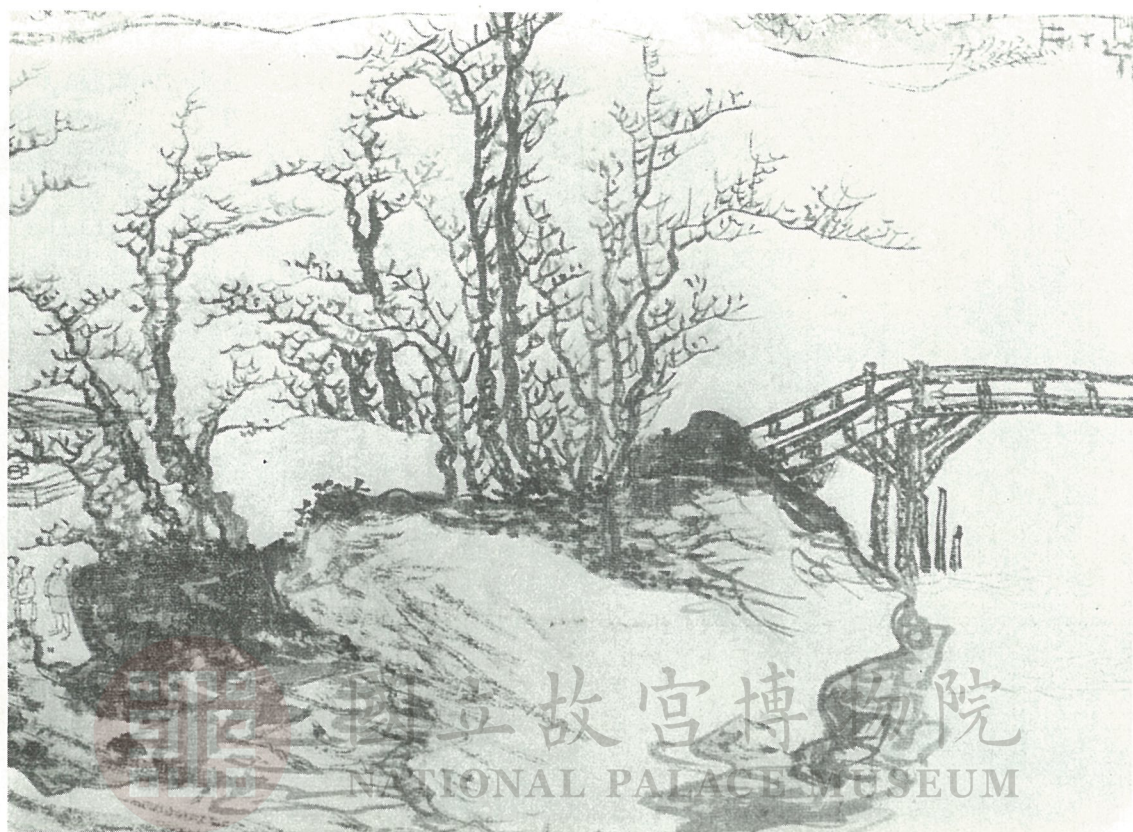
圖二九 唐寅函關雪霽軸





圖三〇 唐寅金閨別意圖卷

圖三一之一 金閭別意卷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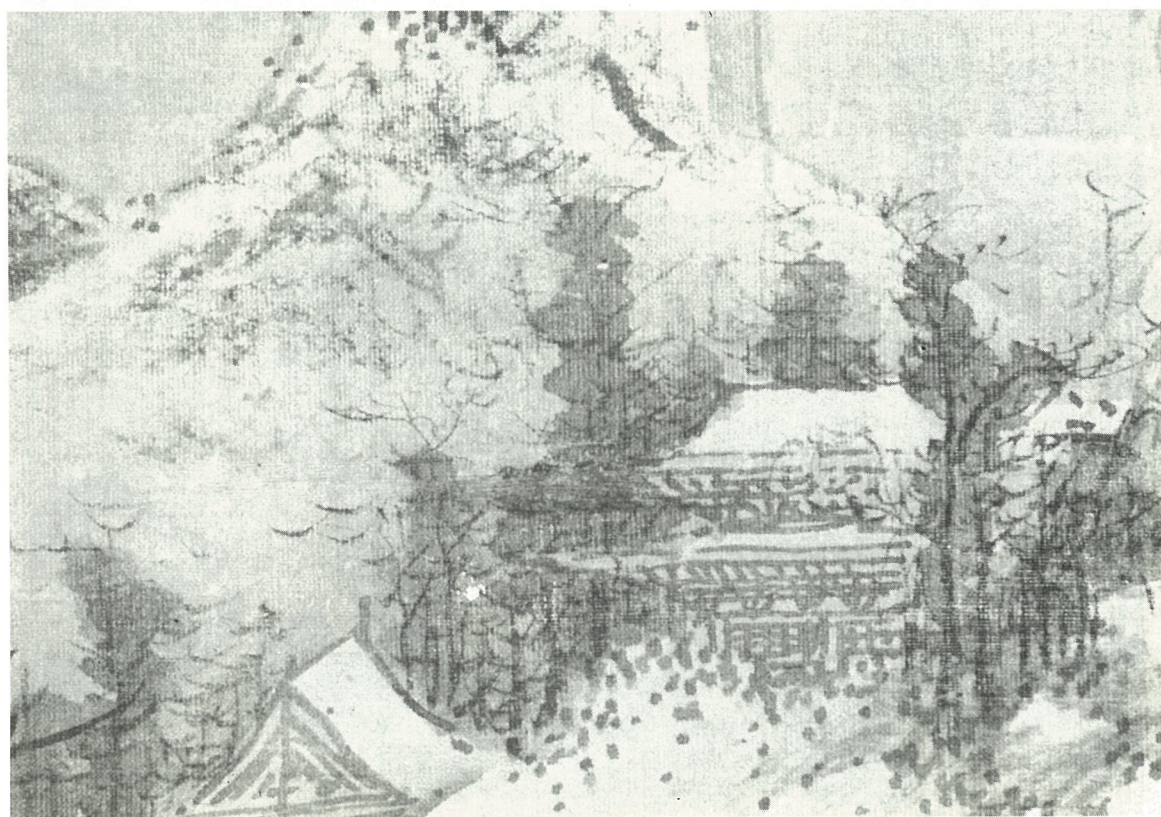


圖三一之二 山路松聲局部





圖三一之三 金閨別意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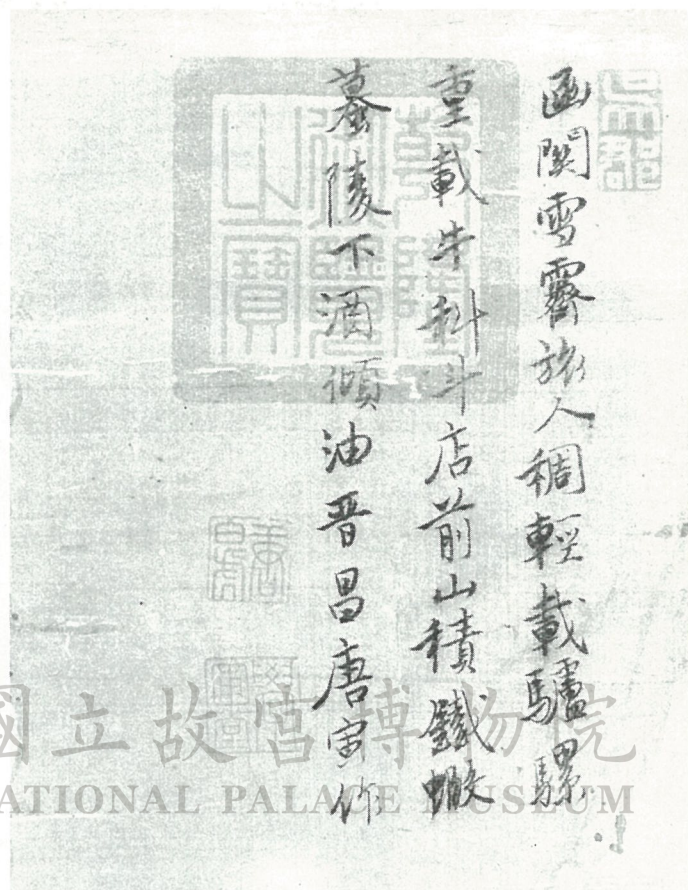


圖三一之四 函關雪霽局部



圖三二 唐寅墨竹扇

圖三三之一 唐寅函關雪霽款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圖三三之二 唐寅墨竹扇款書



圖三四 唐寅西洲話舊圖軸

醉舞狂歌五十年 花中行樂
月中眠 漫勞海內傳名字 誰
信腰間沒酒錢 書本自慙
稱學者 數人疑道是神仙
此須做得工夫處 不損曾前
一片天 與西洲別幾三十年
偶爾見過因書鄙作并
圖請教病中殊無佳
興草草是意而已
友生唐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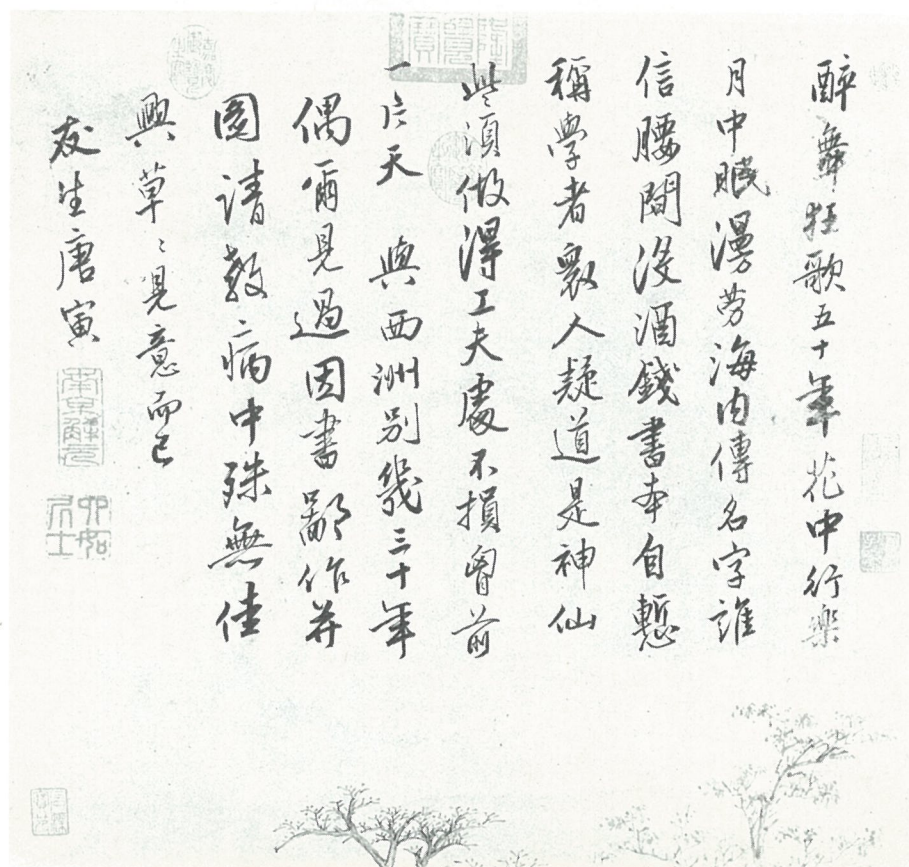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圖三五 唐寅西洲話舊圖局部



圖三六 唐寅西洲話舊圖跋



寧人仕之生又
寧人仕之生又

之

風氣
風氣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不有三
不有三

不

十

十也

冬

當年

十也

冬

當年

圖三九 唐寅騎驢歸思圖



圖四〇之一 寄門生李子元詩稿

寄門生李子元
 青山白卷舊論文
 寒雨疎煙坐裏吟
 豈謂紅羊速
 泮署署方傳諸子
 在河汾歌歸
 藁桂
 境賦就長楊
 未遣同
 有侯已諸
 寐字
 戎四書
 北待揚雲

圖四〇之二 唐寅騎驢歸思跋

喜聞
 乙子習新賦
 欲控五嶽
 一騾微誤入雲龍山下
 路杏花妍映綠羅衣
 玉腕才瞻次韻
 乞水無得東書歸
 依蒼
 騎驢向翠微
 滿面風霜
 塵
 土氣山妻相對有牛衣
 吳郡唐寅詩意圖